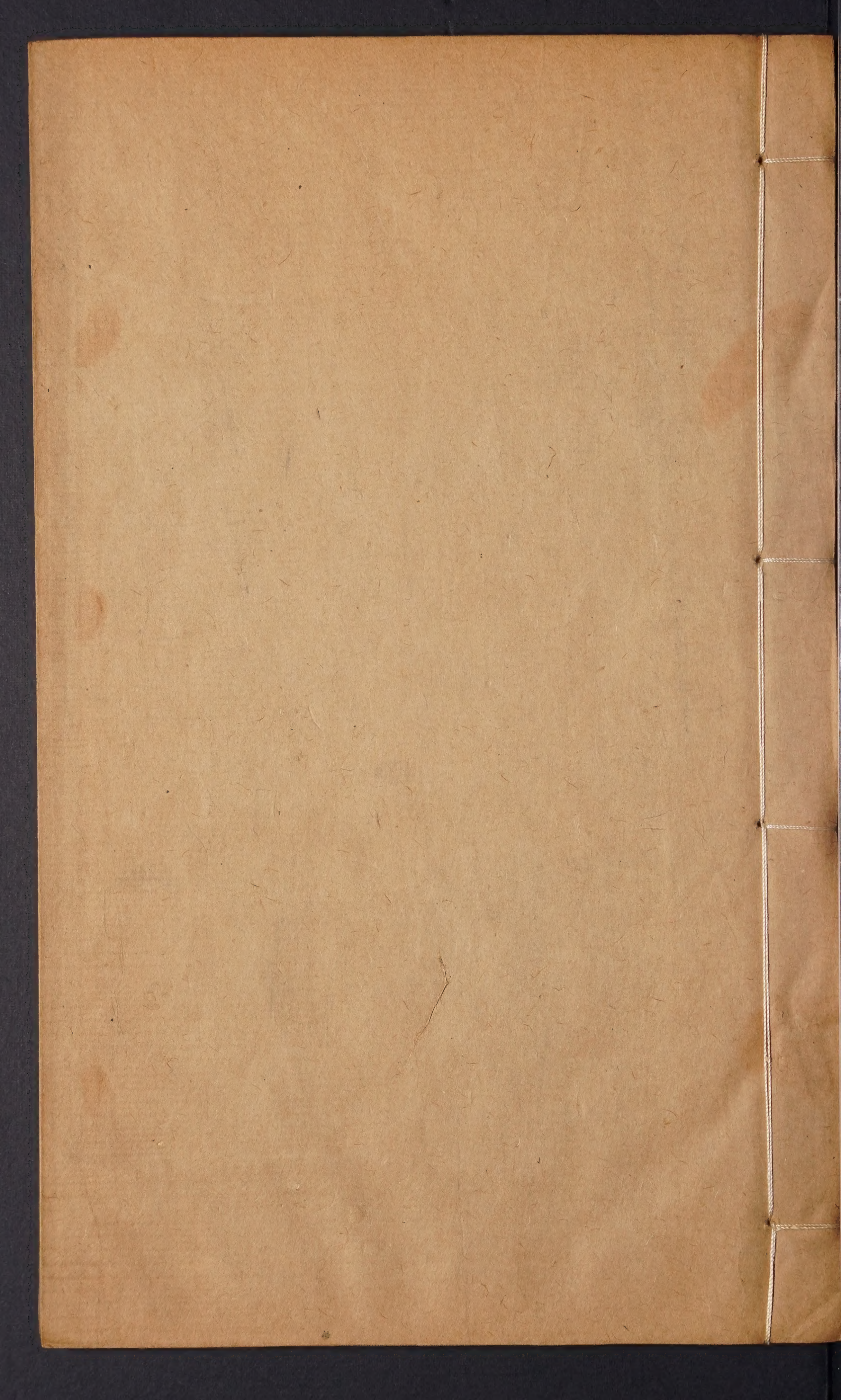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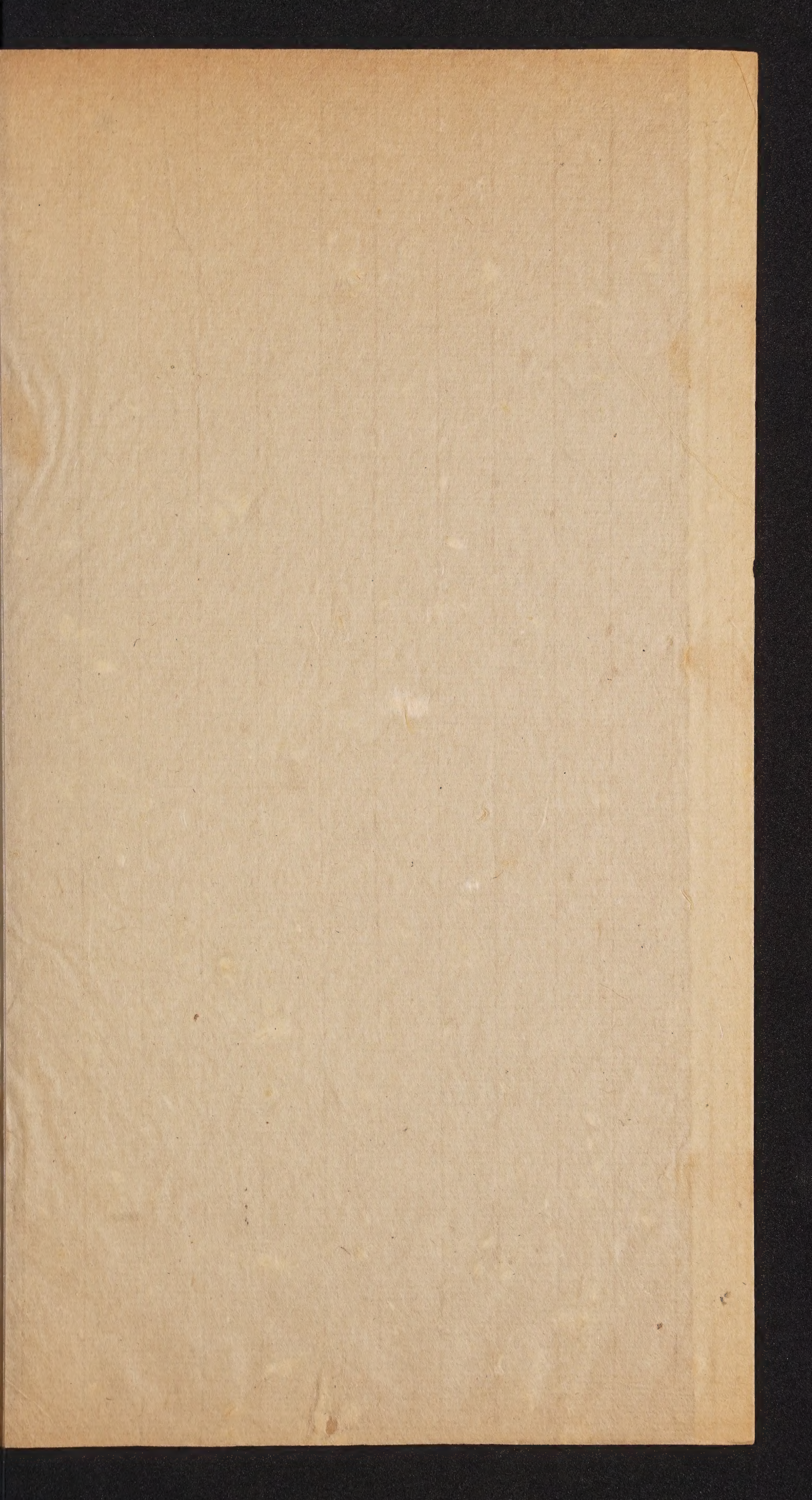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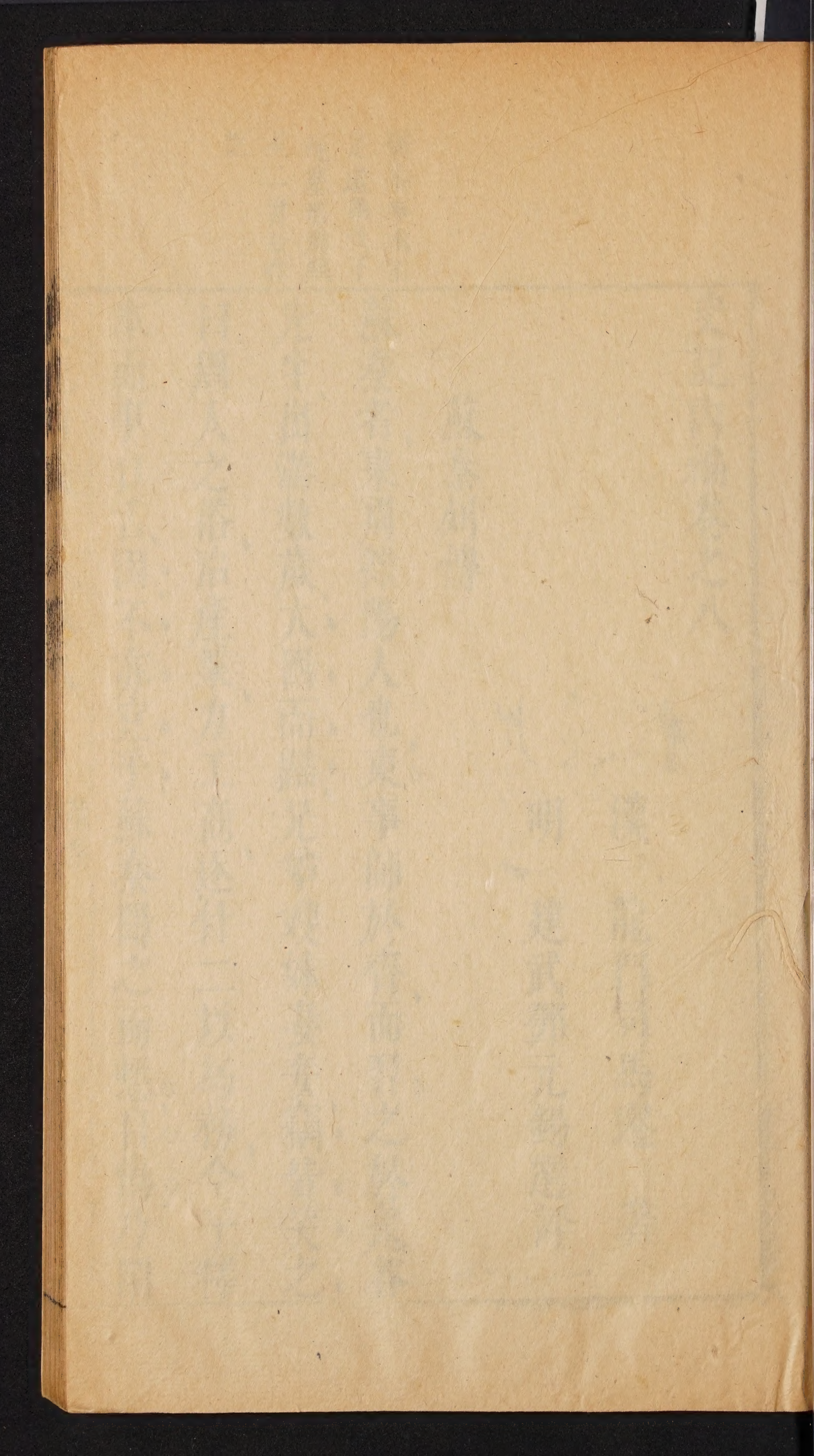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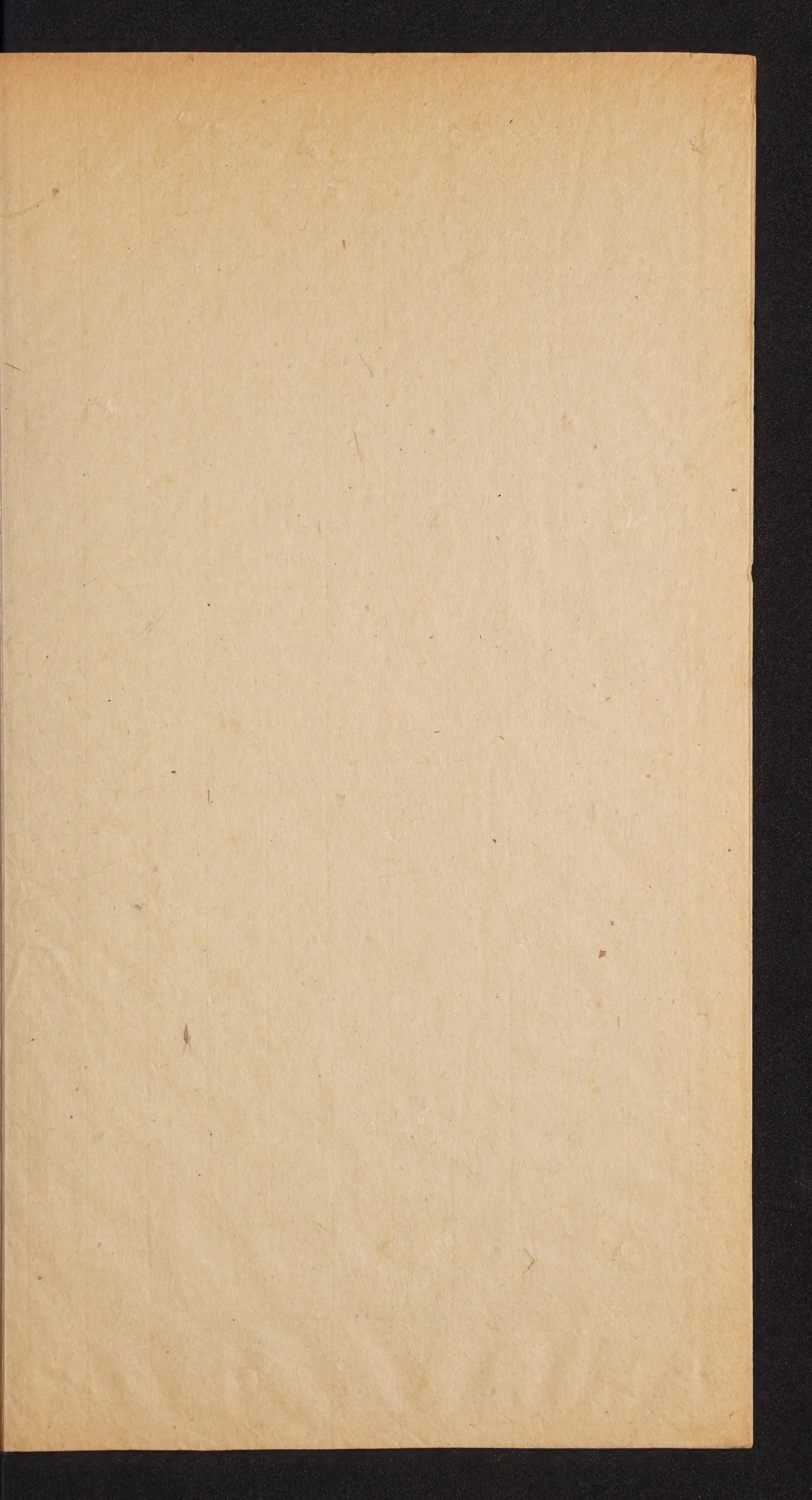








儀秦事本不足道第天下阨塞形勝頗具二書故存之

史記內編卷之八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蘇秦列傳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産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

室不出出其書偏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

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

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

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
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
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
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
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

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淸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秦舉爲國莫若安民無事又述湯武之王誠得其道乃宜以合從爲國利而釋內治不務亦擽失其道矣

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亾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

於秦六國爲一幷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愓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

格言

說衡人弊處

眞刻心肝

好語

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

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

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維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原註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

至明獨不見聽耳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㕭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

善喻

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

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

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亾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巳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

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

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

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
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
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
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
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
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

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
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
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
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
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
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



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

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

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
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是歳、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
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
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
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
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
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

小人語變側媚之態

從約解卽秦亦又只以秦恐喝人

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

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

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
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
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
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
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
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
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郤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擧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

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

殊者死也言死劓矣

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

承上忽連下

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
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
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
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
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
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
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

藏幾

慮群臣下吏語

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
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
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茍所附
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
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
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
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

此句踐驕吳之策

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也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

眞傾危

國有存亡身無得喪傾危之士類如此

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齊於代厚待有德如此至宋便傾齊

恐之使自爲計然亦的論

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

轉

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

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

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

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齊必伐矣夫取秦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

此書佳

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

敘事中章法整然

緜搖搖動也

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緜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言無所忌

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變

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亾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罷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

（又變）

總

步步應步步

來勢如奔湍

東峽奇甚奇

甚

地多適爲禍

三晉非秦敵

也僅半秦乃

禍已如此其

大故曰功高

者秦之深讐

也

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
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
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
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
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

宗何事之

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

蘇秦終

刻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古釋字）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

即往秦何用又儀何可使也謬甚

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

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决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

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

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
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綴得好
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
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
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
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
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
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

蘇秦說合縱
先燕趙燕趙
秦稱稍遠
六地風氣

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
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
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
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
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
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
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
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

功可激使也
儀先魏魏地
四平又迫秦
禍易恐喝耳

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

[illegible]說從人愚極
[illegible]走

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
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
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
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
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
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
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

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

頗類忠激之言

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

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敎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

眞愚之愚者

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

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幷兵而攻齊、是我

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

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

羣羊不可與敵猛虎誠與

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

之不糜滅不止矣

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

爲巳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

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

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

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

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

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

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亾、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

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

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
秦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
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
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
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
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

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

㴱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

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

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敎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

音在

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

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

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